

# 身體、性別與性教育： 女性主義的觀點

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本文以論述分析的研究取向檢視台灣的性教育的論述表現與相關的教育實踐，研究者採納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的觀點，依次檢視性取向、男女社會性別等「差異」，在性教育相關論述中是如何的被處理與談論，思索「否定他者」的論述策略如何將相關的性教育實踐和立場導引至特定的發展方向。研究者首先探討異性戀霸權主導的性教育論述如何再現同性戀者的性及身體，而後分析多元文化的觀點（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如何在既有論述之中呈現？而多元文化思潮之「尊重差異」的精神，又該如何融入於性別教育之中？針對衛生教育體系與醫療專家主導所委託編製的中學生性教育教材與相關論述資料以及性解放論女性主義論者的性／別教育論述分別作解析，結果發現：傳統衛生教育體系所生產出來的性教育論述仍是相當貶抑同性戀等異己，而其所宣稱的多元文化關懷也嫌名不符實，身體的自主與經驗更是未曾被納入論述的內容之中加以考量。

而另一方面，性／別教育論述雖不「恐同」（homophobia），卻也失之簡化的將青少年的情感（慾）教育簡化成為多多歷練即可平常心看待情感的分與合；而在多元文化觀點的部分，雖是最早標榜性教育需要是多元文化的論述，卻同樣缺乏「尊重異己」的精神展現，其論述操作策略是將女性二分為情慾保守的好女人和情慾解放的女人，將霸王花學生與情慾保守的老師對立，來申言情慾解放的性／別教育，這其實也是非常違反多元文化精神的。

最後，筆者將探討的焦點集中在探討性教育之實施是否應該男女有別以及性教育論述之中身體的定位兩個議題，希望能提供幾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生產出具有女性主義觀點、能夠揭示性別政治並促進性別平權的新性／別教育論述。

關鍵詞：性教育、性／別教育、論述分析、恐同、多元文化教育

收稿日期：90.12.18；定稿日期：91.8.8

## 一、前言

台灣的性教育相關論述，一直以來呈現著霸權宰制的現象，陸續有學者為文挑戰這種現象（卡維波、何春蕤，1990；何春蕤，1994：125-136；何春蕤、甯應斌，1997；張珏，1999），而自兩性平等教育成為台灣的教育改革重點工作之後，如何實施性別平權的性教育更成為新興性別教育論述的重點關懷之一。要融入性別平權的觀點於性教育課程的實施之中，成為一種當務之急，這從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當然是值得欣喜的一個改革趨勢，只是該如何做，毋寧才更是需要去深入探討的。

關於台灣性教育論述的分析，游美惠（1999）所寫的〈性／別平權教育與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分析〉一文，嘗試從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台灣的性教育論述其中所存在的問題，並且在該文之末的結語中提出了一些期許、展望與可能努力的途徑，其中也論到可以加入性與身體的社會學分析，讓性教育也能揭露「政治」，促進「平權」。本文則將以批判性的多元文化關懷為主軸，依次檢視性取向、男女社會性別等「差異」，在性教育相關論述中是如何的被處理與談論，思索「否定他者」的論述策略如何將相關的性教育實踐和立場導引至特定的發展方向。研究者將從以下幾方面來作進一步的剖析：首先將探討異性戀霸權主導的性教育論述如何再現同性戀者的性及身體，而後將分析多元文化的觀點（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如何在既有論述之中呈現？而多元文化思潮之「尊重差異」的精神，又該如何融入於性別教育之中？此外，本文也將分析「男女有別」的二元對立

---

致謝辭：作者在此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審查意見，使論文更增完備。

分類法如何在性教育的論述之中被運用，而承繼著這部分的解析，筆者也將討論一個值得相關教育工作者深思的問題：在相關的性教育論述與教學實踐時是否需分別男女？是否應該因議題不同而分男女？分或不分有何意義與用意？這是一個相當實務性的問題，但絕對不是個不重要的問題，但是在過往的相關研究之中，卻未見到這一類的探討。

最後，在本文之末，筆者也將提出一些可能性，藉由「性教育，身體的位置／意義在哪裡？」的提問，探討既有性教育論述中的性別政治運作，並進一步思索要如何發展能促進性別平權的性／別教育論述，筆者將指出：先從正視身體的意義、主體的感受以及檢視社會對身體的建構和其中的權力運作等議題的探討起步，將可以提供性別平權的性教育有好的開展基礎。

## 二、研究取向與概念說明

本文是以論述分析的研究取向來分析所蒐集得來的資料。論述分析著眼於探究特定的社會權力和歷史條件如何形塑出一套相關的陳述，而這樣一套陳述又如何反過來加強維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將之結構化（游美惠，2000a），藉著此一研究取向，筆者希望能解析性教育以及性／別教育論述之中的意義：在不同的制度性場址（institutional sites）之中，意義是如何在權力運作的過程之中建構而成？而在相關的論述實踐之中，「肯定自我，否定他者（the others）」的再現策略是如何被運用著？就如同文化研究者 D. Morley 所言：「閱聽人並不是想要怎麼看就怎麼看，因為一則訊息並不只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子，它是一個建構之物。…訊息之內是有其多種表意機制，它們

揄揚某些意義，甚至有些優勢的意義，但卻同時壓抑其他的意義：這些就是訊息之中，必然衍生的設限圈地之現象」（馮建三譯，1995: 39）。本文藉由分析性教育以及性／別教育兩套立場截然不同的論述之意義建構，希望能剖析其中涉及的性別政治議題，並思考未來相關教育論述與實踐可能的發展方向。

本文之中所分析的相關「性教育」資料是以行政院衛生署所委託編製的中學性教育教材為主，而這些受委託編撰的學者與機構所生產出版的相關資料以及其他針對青少年而編寫性教育書籍為輔；至於立場截然不同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則以提出性解放論的女性主義者所發出的論述為主。事實上，目前在台灣中小學流通或說被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或學生手冊、青少年小冊之類的出版品，均是屬於前者，<sup>1</sup>而後者性解放的論述則比較是出現在一些民間出版社印行在書店販賣的專書。

在進入本文的論述分析討論之前，在此要先做一個說明：本文在申論筆者個人之主張時，還是決定採納使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蕤一向所主張的「性／別教育」的用法，因為一來是考量性教育與性別教育實不可二分的寓意，二來則是基於要將「別」，也就是差異，納入作為性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考量；也就是說，性教育、性別教育與考量因應差異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彼此之間都是緊密關聯的（何春蕤，1998；游美惠，1999）！而在指涉醫療專家或衛教體系所生產出來之相關性教育論述時，則以「性教育」指稱之。

---

1 可以參見楊佳羚（2002:48）所整理的表格。

### 三、性教育，異性戀霸權的泛道德論述？！

劉仲冬曾經指出：性學的科學化及醫學化，讓相關專家們自認在黑暗及光明、無知及智慧之間可以判別區隔好壞、善惡與正常或異常，但其實這種正常與異常的劃定，是由掌握及管理知識及資源分配的精英團體所操控（1998: 228）。而在 1998 年的第三屆四性學術研討會的「性教育與性醫學」座談會之中，劉仲冬也同樣指出：

由於社會的主流價值、中產階級意識與性學結合，以致性學對於弱勢的「他者」的性描述產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矛盾的、匪夷所思的情況，例如女性早期被認為根本是無性的，後來又變成是具有有限的性能力。而性方面的治療也相當地不人道，比方說，十九世紀對自慰會用電燒去治療，有些地區會用電擊來治療同性戀，還有陰陽人而被施以手術修正其性別等，這些做法都使得英國的性學研究者 Jeffrey Weeks 批判性學根本就是「現代的巫醫」。然而因為與現代醫學結合，性學成為新的知識權威，得到了性的專利發言權...。<sup>2</sup>

這雖是針對西方性學之發展而有的評論，但其實台灣的性教育論述也有同樣如此科學化、醫學化的趨勢，王浩威醫師在同一場「性教育與性醫學」座談之中也呼應指出這個事實。但是本文作者在這裡更關切的問題是：科學化、醫學化的趨勢如何加劇在論述之中貶抑與否定異己的情形？具體的例證何在？而又造成了什麼具體的影響結果？以下就將以「異性戀霸權」作為主題來進行性教育的論述分析。

---

2 這一場座談的紀錄，可參見何春蕤編（2000），《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一書。

傳統衛教領域所生產與發表出來的性論述，其中一項重要的特色就是無所不包：例如「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在這段時間學習，像性是什麼、青春期的身體變化、同性和異性間的友誼、兩性角色、性別差異、性行為的責任、婚姻與生育等」（晏涵文、林燕卿，1991:3），「性教育包含了生理發育的認識、性別角色的學習及兩性間親密人際關係的相處之道」（晏涵文編，2000:2），衛教領域學者常喜引述西方 SIECUS 性教育的六大關鍵概念，來說明性教育的內涵（例如林燕卿，2000），這六大概念包含人類發展、關係、個人技巧、性行為、健康的性以及社會與文化等主題，而觸及到的內容更涵蓋了生育構造、青春期、約會、婚姻、個人價值觀、自慰、性反應、性功能障礙、性病、性與法律、宗教、藝術等主題；然而，我們若回顧檢視一下台灣既有的性教育論述，會發現這六大關鍵概念下的主題內容其實並沒有平衡發展，簡單說來，可以說是較重視生理、心理的靜態結構陳述，而忽視了社會文化面的動態剖析。

而若更仔細作追根究底的檢視，也可以發現這無所不包，狀似包羅萬象、自由開明，其實卻是一種異性戀霸權的論述。以下將舉實例說明之。

以同性戀為例，若是我們上網搜尋台灣相關的性教育網站，可以發現：在二元思考「兩性關係」的認識論框架之下，「同志」一詞是不被顯現／看見的：例如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與號稱全國最大的性教育網站「性花村」，<sup>3</sup>主要呈現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圍繞著「兩性角色」

---

3 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網址是 <http://www.tase.org.tw>；而「性花村」其實就是由杏陵基金會與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合作所架設的網站，網址是 <http://www.sexedu.org.tw>。

與「兩性交往」的性問題，這種「不（可／願）說」的表現，其實就是不願意去承認同性戀者存在的態度，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根據研究者的搜尋，僅在其中性花村網站的「性教育館」部分發現到一則專家答客問之類的解析文字，專家林燕卿在網路上回應一則「老師擔心兩位女同學膩在一起，甚至接吻」的事件時解析道：

在女校中，女學生的互動較無顧忌，難免會有一般親密的舉動出現，類似手牽手、搭肩勾背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事。友誼交到深處可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延續過去同性友誼的美好經驗。此時期的女學生除了和同性朋友交往外，她們也冀望異性交往的情境，因為從電影、小說情節獲得的浪漫，都是刺激其想嘗試的源頭。然而傳統的淑女包袱，及父母的叮嚀，無法讓她們投入一場男女的情愛中，唯恐稍有的閃失所造成的失算——懷孕、性病…等，很難去面對同學、家人及老師。於是找個女同學來試試看，從開始的避人耳目至後來渾然忘我的享受愛意，無一不是在證明這份情感的與眾不同。身為一位老師，當面對這種情形時，先不要以驚恐害怕的表情，須先了解她們對這段情感的流露之心理感受，可以理解的口吻告訴她們：老師很羨慕妳們有這麼深的感情，很難得！站在同理心的立場接受，使學生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願意敞開心胸談話。試著問學生將來想談戀愛的對象，會是個什麼樣的人？了解學生實際的性別取向（是同性戀或異性戀）。解釋學校的規範及其他同學對這件事的看法，告訴她們情感的親密是一種愉悅的分享，但一些太親密的接吻動作不宜在學校這樣的環境公開。另可安排學生與外校的男學生做聯誼活動，使女學生有和其他異性接觸的機會，減少情境所造成的假象。必要時將兩人的座位分開，並可在課後活動時另外

配對，都是一個補強的辦法。當然，首要的原則是不要在一開始時，即認為這對女學生有同性戀傾向，因為這樣的思考模式，容易將自己放在這個定位上，誤導不是真正有同性戀傾向的學生，走向同性戀的路途。<sup>4</sup>

研究者認為這種論述，其實是相當可議的，根本就是否定同性情慾的異性戀霸權展現：無論是建議安排異性聯誼加以「補強」或是「減少情境所造成的假象」、「避免誤導不是真正有同性戀傾向的學生」，都可以說是一種「肯定（異性戀）自我，否定（同性戀）他者」的論述策略，<sup>5</sup>將同性戀再現為是一種「假象」、將既存的異性戀社會秩序「自然化」（naturalized）。一方面在網站之中一再宣稱他們是要「宣導正確性觀念」與「傳播正確的性知識」，另一方面又如此「診斷」問題，提供專家的建議，研究者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用「恐同」概念來加以解析。

以下將先說明「恐同」這一個核心概念，而後再依次呈現性教育論述中其他的「恐同」例證。「恐同」，原文是 homophobia，指的就是恐懼同性戀的態度與行為。這種恐懼有可能是意識的憎恨或潛意識的排拒。但是這一個概念很可能會將歧視同性戀者的行為化約成只是由於個人的心理問題所造成的，Kitzinger（1987）便明白指出這一點且申論到：更重要的是要揭露出制度性與結構性的異性戀中心所造成

---

4 此段話出自以下網址，<http://www.sexed.org.tw/home/answer.asp?article=愛人同志>，黑體係筆者所加。

5 這是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取向針對再現之中的權力運作所做的解析：去揭示出當權者如何作正向性自我呈現，而同時又對較無社會權力的他者打壓或加以負面呈現（Van Dijk, 1993:249；游美惠，2000a: 30）



的權力運作事實。然而，也有學者如 Andermahr、Lovell 和 Wolkowitz (1997) 仍很肯定這一個概念對於提昇大家對於同性戀相關議題的覺知是很有幫助的。

若是運用這個概念所指出的「有意識的憎恨或潛意識的排拒」來分析檢視台灣的性教育論述，整體說來，可以發現對於同性戀議題之探討少之又少（可以視之為是潛意識的排拒？或根本就是因為有意識憎恨而不願意提？），就如以下將呈現出來的例證，這些性教育的專書或專文就算是提及同性戀，每每也都將同性戀議題連結到愛滋病、性雜交或所謂的「假同性戀」來談，將同志污名化，也因此造成同志之處境更為艱困。在行政院衛生署印製的高中性教育教材之中，編撰者林燕卿將性病、性變態、AIDS 與同性戀並列為性的社會問題，這是在 1989 年出版的教材，而在數年之後，市面上可以發現的性教育書籍相關討論的立場仍然未有不同之處，例如在《青少年的 sex 疑惑 Q&A》這一本書之中，其中關於同性戀的探討，便提到「同性戀者受限於生理、心理因素，較無法滿足性需求，經常更換性伴侶。」（陳綠蓉、龔淑薰編著，1997: 71），又提到「三十五歲以下有 25-50% 可改過來，具強烈改過性趣偏差意願；有異性戀或雙性戀者更容易改過來，若改不過來應囑嚴格限制，誠實與一名固定性伴侶。」（ibid.: 72）這樣的論述將同性戀議題連結到愛滋病、性雜交、性變態，並列為性的社會問題，事實上在言說之間已經有意無意的強加不道德污名於同性戀者身上，這是另一種「恐同」的論述表徵。這類泛道德論述，試圖藉由道德譴責來污名同志並進而矯正消除之，事實上便是造成同志自願或被迫藏身衣櫃、遭受性壓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變遷的腳步和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這些年來同志議題漸受重視，我們也可以發現即使是內心十分「恐同」的

人士，有時礙於政治正確的表態所需，也都需要「做做樣子」，在公眾面前表明自己的進步開明，言道：「異性戀和同性戀是沒什麼不同的？都需要被尊重」。乍聽之下似乎言之有理，但是，在異性戀中心的意識型態霸權仍然普遍存在的現實社會之中，同志所常受到的差別待遇絕不可能和異性戀者相同，那麼當我們說異性戀和同性戀沒什麼不同，指涉的意涵是什麼呢？是肯定他們情慾與主體認同？是期待他們迷途知返？還是說異性戀者所需要或已經擁有的性教育資訊與知識，同性戀者也有需要那些相同的知識？性教育論述者所提出關於同性戀的看法，是如此說的：「研究也顯示，同性戀者的性反應與異性戀者其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也不會比異性戀者有更多的心理困擾。同性戀者除了性對象的喜好不同外，他們與異性戀者並沒有任何差別。」（林燕卿，1998: 22），<sup>6</sup>這樣的影響所及，以民國八十九年行政院衛生署所出版的《高中職性教育手冊——金色年華（試刊版）》<sup>7</sup>為例，整本手冊之內容所涵蓋的議題完全都是在談兩性相處、異性交友、約會與失戀分手等，同性戀者所需要的性知識與性教育在所謂「沒什麼不同」的預設底下，沒有討論的空間。

相較於過往，甚或當今的一些保守論者直接論斷同性戀是病態的言論，這樣的講法當然已經是相對自由開明；但是，我對這「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說法一直感到焦慮不安，也頗不以為然，社會上的

---

6 這段話之中的黑體是筆者為了強調而加上的。

7 這是在 2000 年由行政院衛生署所出版的新版高中性教育手冊，編者是林燕卿與林進財。在國民健康局的青少年網站上，關於此小冊是如此簡介的：「本書以故事為主軸，探討兩性角色、自我保護、早婚早育、健康生活與生涯規劃」。根據中時晚報 2000 年 5 月 4 日的醫藥保健版報導，教育部統一印製了 31 萬冊，發給全台即將畢業的高中職學生。

「恐同」難道不會造成同志生活與情慾經驗的不同？況且，同志的情慾特質與經驗和異性戀者也許真有天壤之別，在異性戀霸權的知識論述主導之下，我們只能說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瞭解真的相當有限，而性教育專家如何能如此妄下斷言進而發展出相關的教學素材？

台灣有名的同志導演陳俊志在〈靜謐的午餐與遙遠的命案〉一文之中，就曾經深有所感的指出，媒體聳動與放大報導同志命案，給同志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困擾：「每一次社會版上出現什麼壞事情，所有的同性戀者一齊帶上命運的枷鎖，揹上沉重的原罪負擔」（2001: 86），這其實跟那一向就有的、社會大眾對於同志的污名化是頗具關聯的；而且同志們在追求自己的所愛之時，常會提及一項困難，那就是「原生家庭的確是同志們念茲在茲的生命兩難」（*ibid.*: 86），這也是同志們的獨特體驗，所以，如何說是「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澳洲的學者 Connell (1996) 在其討論男性氣概的專文之中，曾經指出性教育工作者常常不加以反省就以異性戀中心來預設並詮釋學生的情慾，而這當然會影響男孩子的性別角色與性別氣質之形塑；而研究者認為，用「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來涵括或收編同志的情慾體驗或社會處境，事實上也是一種「否定異己」的論述策略，可以視為是論衛教性教育「恐同」的表現例證之一。

謝小岑與王秀雲 (1994) 曾經分析台灣性教育的文本，指出其中強烈的異性戀婚姻家庭及與生殖連結的框架；本文則試圖具體呈現出一些性教育「恐同」的例證，正如以上所提及的：不管是用「不（可／願）說」、「強加不道德污名」、或是用「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這些論述策略來談論同性戀者，都不脫異性戀霸權主導之姿。

另一方面的性／別教育論述，是否也有類似的「恐同」現象呢？答案是否定的。《性／別校園》（何春蕤，1998）一書可以說是此類

論述的主要代表作，書中集結了一篇篇的文章探討性別教育的理論與實務，其中有一篇文章〈她愛她，他愛他——同性戀〉專門在探討同性戀議題，該文的寫作策略是以老師為對話對象，在行文之中澄清諸多迷思並且也解構一些「說法」（例如「違反自然」或導致愛滋病等污名化的說法），希望能夠讓性別教育不再是一種「壓抑慾望的道德教育」，整體說來，她反對訴諸於喚起學生的「道德羞恥與責任良知」之性別教育（ibid.: 7），所以針對同性戀，其「去道德化」之用意其實也相當明顯：例如她提到「大家每天吃的都是違反自然」（ibid.: 225）、「（同性戀的）日子好不好過，要看我們大家如何看待同性戀，就這一點來說，所有人都要為歧視的惡果負責」（ibid.: 22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似乎只是在對老師「說教」，要教師反省自己的成見和歧視，但如何去觸發這類的反省？作者並沒有討論，而反省了之後又要如何教授相關的議題？這些都是相關論述與實踐仍待開展的。

另外這一篇文章還觸及討論到一個跟情感教育有關的問題，文中指出「如果在孩子年紀小、心思少、得失心還不太重的時候，多讓他們嘗試交往，鼓勵並支援他們各種各樣的感情互動，那麼即使有得有失，有分有合，也比較容易復原，容易再開始，最後終究在經驗累積中發展出成熟的態度和寬厚的心胸」（ibid.: 222），如此的說法，筆者認為不論是在同性戀或異性戀的情形，都不免有簡化情感的複雜性之虞，多分合幾次，就能練就「金剛不壞」之身而能安然穿透任何情感波折的歷練？「多」就表示能發展成熟的態度和寬厚的心胸？分手暴力的事件<sup>8</sup>難道就可以因此改善？筆者對這種論述的「樂觀」（或

---

8 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表過「分手暴力調查報告」，而在婦女新知通訊 230 期之中也有相關的探討。

說是「天真」的！)相當存疑,而且也認為探討同性戀的教學議題不能如此「大意」,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比較細緻且具說服力的性/別教育論述。

有一本西文專書 *Schooling Sexuality* (Epstein and Johnson, 1998), 其中的第二部分直接針對學校場域中的性慾特質議題作探討, 其中就分別探討同志教師現身與否的問題、女同志學生與男同志學生的處境差異、性別特質建構與同志身分等重要的問題, 是未來本土相關研究值得發展的方向; 有了這類基礎經驗性研究的成果的累積, 才能據之發展更有效的同志議題教學策略。瑞典的性教育教師手冊之中, 關於同性戀問題的討論, 則另有其可取之道, 例如將一些相關於同性戀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交代給教師知曉, 並且在其中「迫害與解放」一節之中, 明確提及:

十九世紀起, 同性戀開始被說成是一種身分——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而非僅是一種行為模式時, 卻讓同性戀者成為被攻擊和迫害的箭靶。但它同時也促成有意識的自我認同和自尊的建立: 「嗯, 我就是這樣, 我和別人一樣有價值」。(劉慧君譯, 1998: 52)

類似這樣肯定且承認同志身分認同的性教育論述, 在台灣我們似乎仍未發現, 這是未來值得努力的。性教育工作者應該要面對在既有父權社會之中同性戀者受到歧視貶抑的事實, 積極因應甚或解決改善之, 而從肯認 (recognition) 同志的身分著手, 應該會是個有意義的基礎工作。

#### 四、性教育，多元文化的觀點！？

承繼前述的討論，那一套（兩冊）行政院衛生署所出版的《高中職性教育手冊——金色年華（試刊版）》，編者特別強調「多元文化」，主張要用寬廣的心來看待性別特質：「每個人都需要學習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發揮所長，而不限於女性只能擁有所謂女性化的特質（保守與順從性），或男性只能擁有所謂男性化的特質（冒險與主動性）」，但是多元文化的意涵其實不僅如此簡單，「尊重差異」是多元文化的重要關懷，在性別的面向上，差異絕不只是有男、女之別而已，性慾取向更是一項重要的差異，但是，就如前述的分析所顯示，由於性教育論述內含的異性戀中心預設，以致導引出來的論述也就只能在有限的視野底下所陳述出的傳統男女特質的討論而已。

而為什麼我會認為這樣的講法是「有限的視野底下」的論述呢？舉例來說，男女特質的呈現雖然被鼓勵要彈性的看待，但是以如下的論述形貌出現：「現代人在工作組織分工方面，應針對實際的需求做適性的安排，異性間應發揮各自的專長，共同締造和諧的職場倫理」，這其中的問題就是，「針對實際的需求做適性的安排」常常（或說總是）被合理化成為是「男剛強主動，女溫馴被動」是實際的需求，而也是適性的安排，這就是功能論傳統的性別角色論。

張珏（1999: 22）曾經為文批評傳統的性教育就是缺乏「社會建構性別」這樣的觀點，現在衛教傳統性教育論述便擴充了關懷視野與論述主題，超越了生理解剖的內容，旁及社會性別角色等議題，但是問題在於：真正要做到具有多元文化精神，尊重性別特質，真的不是「各自發揮所長的適性安排」就可以三兩句話來打發，以屏東高樹國

中葉永銖的事件為例（參見畢恆達，2000；蕭敬明，2000），我們可以發現「各自發揮所長」如果沒有配合社會整體的結構性與意識變革，這樣的宣稱根本無助於促進尊重異己、性別平權，而且也可以說是一種「性別盲」或「膚色盲」的「多元文化」宣稱，反倒會促成單一霸權文化的發展，而讓劣勢者之文化無法現身（culturally invisible）（游美惠，2001a: 40-41）。

而若是進一步申論，從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來談多元文化，也是有問題的。首先，性別角色是指：社會、文化根據性別，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行為腳本（陳皎眉，1996: 13），這個概念也就是在說明不同性別的個體在發展的過程之中，被教導、要求要遵循符合社會對其性別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而這其中的教導與要求，甚至是暗示或強迫的規範學習過程便是所謂的「性別社會化」。這兩個緊密關聯的概念常被用來解析社會上的性別現象，如前所述，性教育論者也警覺到不可能只談性生理與性心理，而不論社會性別（gender），但是從女性主義立場社會分析者的觀點來看，性別角色與性別社會化等概念固然有其可取之處，可以幫助了解很多性別意識型態的運作基礎與父權社會結構的延續維持，但是若真要解析性別的現象，則絕對不能只停留在角色與社會化等概念的運用與分析而已。因為角色無非是指佔據一特定社會位置的個人，與他人互動所必須滿足的既定期望、責任和權利，所以透過角色的扮演，人們學習著文化規範，而同時也會讓角色更模式化而代代相傳。所以，如果只將性別問題歸因為性別角色刻板化或是社會化的緣故，則會將性別不平權的問題化約成只是人際關係的問題（Andersen, 1993: 34），且忽略了造成性別壓迫的更深層的結構性根源：事實上是性別意識型態運作與政治經濟物質資源之不公平分配讓女人居於弱勢。

而依筆者之見，性教育論者所加入的性別角色論見，其實也正都是著墨於異性之間的人際互動問題，所以即使融入了性別觀點，充其量也僅是添加了功能論者所主張的性別角色觀點而已，衝突論者批判社會結構資源分配不公平的論點，在性教育論述當中仍未見到。而如西方女性主義者 Mies (1986: 13) 所言，強調性別角色刻板化的作用，並意圖藉由改變性別角色刻板化與實施非性別歧視的社會化來解決女性的問題，可能只會更增強既有結構的安排和「各居其位、各司其職」之迷思，這其中的意涵是：若是社會的性別分工模式原本就蘊含偏見與歧視，則性別社會化根本無法解決這個問題。West 和 Zimmerman (1991: 27) 也有類似的批判看法，認為性別角色與社會化的概念，太過於強調社會的「共識、穩定及連續性」，無法解釋歷史的變遷，且也無法解析權力政治的運作；例如性別角色規範為何會隨時空之變異而有不同的內涵，而又是什麼因素讓性別角色規範變或不變的（游美惠，2001b: 65-66）。

因此，運用這樣的觀點在性教育的論述的批判檢視當中，我們也可以據此思索：談論到「現代人在工作組織分工方面，應針對實際的需求做適性的安排，異性間應發揮各自的專長，共同締造和諧的職場倫理」，這其中的「實際的需求」、「適性的安排」其實本無定論，舉例來說，若是一個同性戀者選擇與其伴侶同組家庭共度餘生，這是不是「實際的需求」呢？若是一個得知自己已經懷孕的女士想要墮胎，這是不是「適性的安排」呢？對有些人來說，這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是對傳統醫療專家或衛教體系之相關性教育論述者來說，可就又另當別論、另有一番說詞了！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發現：性教育論者雖然談到社會關係，而也將關心的焦點擴充到身體之外了，開始討論身體所處的社會脈絡，但



是若觀點單一（功能論的觀點）或是立場不變（不正視探討權力關係），則仍然不是具有多元文化視野的！<sup>9</sup> 多元文化主義論者因為其派別、立場的不同，主張亦大相逕庭，游美惠（2001a: 38-46）曾經析論比較過各個派別之異同與爭議，其中的保守派還被質疑過其立論主張同化，貶抑弱勢者之新興研究與論述，根本稱不上是多元文化；而另一派複合論多元文化主義（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雖然力主「差異」，卻有將差異拜物化（fetishized）之虞，不代表就能挑戰或顛覆主流支配性的權力結構與論述。所以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特別留意到這些「多元文化」假相，疾呼要破解迷思，以批判霸權的精神再建構社會正義，而這也是研究者所採納的觀點；據此，我們更要審慎端詳性教育論述與性解放論者所化上的「多元文化」彩妝之虛與實。

另一方面，在民國八十六年，何春蕤、甯應斌（1997）在一個研討會合作發表的文章——〈邁向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性／別教育〉，<sup>10</sup> 首開台灣用多元文化來討論性教育之先河，文中花了不少篇幅引介西方學者 Fine（1993）的看法，強調既有的性教育論述或是將性等同為暴力侵害、等同為個人道德性的問題、或是將男性建構為加害者、女性建構為受害者，結果讓女性缺乏性主體，缺少情慾論述，所以主張性教育就是教育，要讓多元文化的觀點成為性教育的基本精神，那麼，也就是性教育當然就是一種重要的教育價值！

在性／別教育論述當中，何春蕤在《性／別校園》（1998）之中所

---

9 這是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論者所極力強調的。

10 這一篇文章論述，後來收錄在何春蕤編（2000），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一書之中。

主張的性／別教育，則極力強調衝突面向：不只是文化意識型態與社會結構層面，甚至是師生之間的對立衝突關係。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著一個問題：當她提到情慾解放的大姊頭女學生與情慾保守的女教師之間的對立時，其實也同樣是在運用父權社會的思考邏輯——將女人視為「禍水」；或是更精確的說，忽略社會結構的安排與意識型態的操弄，將她片面界定歸類的「好女人」視為是情慾解放的「禍水」。而根據游美惠（2000b）的研究，透過現職國小女教師的讀書會成長團體心得分享所蒐集得來的資料以及隨後進行的焦點團體訪談發現：這樣的論述引起許多現職老師的不滿與批判，例如「大家學到的只是她所鼓吹的行為，而不是真正的精神…」、「我覺得這種顛覆傳統的想法，例如懷孕就去墮胎的想法是不容易做到的」；諸如此類的不滿，同時也是讓這類性／別教育論述原本可以引起的「意識覺醒」效果有所減損，殊為可惜！或許我們更應該據此深思：鼓吹情慾解放，需要更細緻的對話、行動策略以及轉化活動，發出口號只是一種宣示的姿態，後續的經驗轉化和反思，不能期待它「自然」會發生。

而本文想進一步探討：這種性／別教育論述是多元文化精神的展現嗎？「進步」的解放「先知」認為「情慾解放的大姊頭學生」被「欠缺情慾的好女人老師」打壓，這其實正是霸權運作最常用的技倆：二元對立將差異簡化成一方是可欲的、而另一方是可恨的，污名化（同時也是同質化）校園中的現職教師保守、阻礙改革，只是讓「女性主義」的多元豐富理念更脫離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與教師們的教學實踐。「多元文化」在這類論述之中仍然只是像一個流行的形容詞，用來修飾性／別教育。

比較這兩類性教育論述，從何春蕤與甯應斌在1997年發表的〈邁向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性／別教育〉一文，到三年之後由衛生署出版的

《高中職性教育手冊——金色年華（試刊版）》，同樣都標榜多元文化，二者卻大相逕庭，後者談的是要用寬廣的心來看待性別特質、要每個人都需要學習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不限於女性只能擁有所謂女性化的特質，或男性只能擁有所謂男性化的特質；而前者則強調情慾主體，要建構不迴避價值衝突與爭議的多元文化性教育。這其中似乎有些落差，而癥結應在於立場的不同。

將二者綜合作一評述：性教育論述的最大問題就是將性別特質設定成只是男性與女性二元分化的特質；而性解放的性／別教育論述的最大問題則是忽略了一項重要的社會事實：情慾主體仍然是在社會脈絡之中生活，性開放的「霸王花」少女展現在性的探索上的自信與有力，不代表就能超越性別權力之運作，而要營建情慾主體如何能脫離父權社會的性別特質建構與性別角色的扮演？總之，兩種論述本身框架出各自的核心關懷，讓二者就像是沒有交會的平行線。他們同時存在於台灣社會（教育論述）之中，彼此卻又（有心或無意？）無視於對方的存在，「多元文化」若是如此成為權力競逐的裝飾品，各自掠取資源、爭取信徒，而台灣的性教育實踐會有改變的可能嗎？

## 五、性教育，男女有別嗎？

前文之中提及《高中職性教育手冊——金色年華（試刊版）》的編者刻意將完全相同的內容用不同顏色的封面區分成男生專用與女生專用的版本，這促使了筆者開始思索「性教育，男女有別嗎？」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關於「別」（差異）的提問。以下筆者將以「月經」和「色情」為主題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 （一）月經

當筆者開始著手蒐集資料與文獻時發現：過去施行性教育很重要的內容之一是有關青春期的生理變化的部分，談到月經等問題，不少人提及自己相關的受教經驗是學校要進行此類課程的教學時，常是將女生集合在活動中心或體育館之類的場地，有時還會配合衛生棉廠商，來作集體教學，而男生就往外頭自由活動，這是一個「男女有別」的性教育實施例證。無獨有偶的，日本的卡通《兒時的點點滴滴》，其中片段呈現女主角回憶過往也有同樣的性教育受教經驗，卡通的內容其中也生動的刻劃出因為這種「男女有別」，讓男學生好奇甚至沒有機會瞭解，以致只能沿用傳統的意識型態，認為月經是骯髒的，或是捉弄取笑女同學的衛生棉，來表達他們的好奇與表現他們的「異」處。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的是：這是必要的嗎？雖然只有女生會來月經，但是男生不需知道這方面的「性知識」？如果男人在社會上要 and 女人互動相處，甚至大部分的男人要和女人建立親密關係或是生育下一代，那麼男人為何不需要知道女人的月經？這種男女之別是否有需要存在，值得細思！也許月經所造成的尷尬，有一部份根本就是來自於這種隔離教學所造成的隔閡？！而就算尷尬不是由於隔離教學所造成的，至少也可以藉著教學的機會，來達到「尊重差異」的觀念宣導。

關於月經，筆者有一些擴充既有相關性教育內涵的想法：根據人類學許多相關的研究（例如 Douglas, 1966；Buckley and Gottlieb, 1988），提到相異的社會用不同的方式將來經的女人視為是不潔或是污染的象徵，影響男性看待女性身體、也影響女性看待自己身體的方式，這會不會影響個人的身體經驗呢？不同性別的個體如果也能知曉

這其中的社會文化建構過程，會不會有一些對自己或他人身體的不同看法與不同的觀點蘊生而出？而在 R. Miles 所著的《女人的世界史》（*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之中，提及在女神崇拜期間女人的天然節奏與月經所受到的公開讚揚，與其後來所受到的「詛咒」及污名實大異其趣（刁筱華譯，1998），若是我們在進行性教育之時，也能談談這類的歷史知識，是否會讓這教育具有一種增能（empowerment）的效果呢？至少讓女性喜愛自己的身體、珍視自己的獨特體驗、甚至發揮無限的力量、成為一個瞭解自身而又能掌握自我體現的主體。

筆者曾經在國外的書店之中蒐集到一本小書名為《月經書》（*The Period Book*）（Gravelle and Gravelle, 1996），內容針對青春期女孩會有的關於月經的諸多疑問作了詳細的解說，圖文並茂，不只是針對月經之來源或女體的生理構造作解說，還談及衛生棉（條）的使用經驗討論，萬一在非預期、沒準備時來月經怎麼辦，萬一經血沾在裙褲之上又該如何？月經來之前、之時、之後女性的胸部可能會有的變化等討論，更重要的是，小書內容的敘述語調是對話式的提供知識與意見絕非權威專家的態式，這和台灣現今常見的性教育教材或專書大異其趣。而且其針對女孩的月經如此細緻的編輯專書，這種貼近主體經驗的作法<sup>11</sup>也很值得推廣，當然若是能夠再增添一些有關解構月經的文化迷思的討論就更佳了！

---

11 吳嘉苓（2000）曾經發表過一篇「從月經談起」的文章，也試圖貼近主體經驗，提供一些教學構想，值得參考。

## (二) 色情

另一個關於男女有別的性教育實施問題則是和色情相關的議題。在瑞典性教教師手冊之中「關於色情的對話」提到：

許多關於性與親密關係的問題，最好是在單一性別的團體中提出，色情這個題目尤其如此。如果男孩和女孩一同討論色情書籍，有可能雙方都不願說出自己心理真正所想的。何況青春期的傾向共識的傾向，而男孩與女孩的經驗世界又那麼不同，那麼很可能其中一個世界會備受指責。

如果女孩對於黃色書刊感到「噁心」的看法佔了上風，那麼男孩就會保持沉默並感到羞恥。如果男孩子滔滔不絕陳述自己的意見，也許女孩會覺得表達不同觀點很令人尷尬。（劉慧君譯，1998: 171）

所以，色情議題的教學需要考量到是否男女有別的問題，也就是合班教學或是分開作隔離教學較佳的問題。事實上，在林芳玫（1999）所著的《色情研究》之中，也分析過色情品閱聽人接觸色情片的初次經驗與後續觀看狀態及態度，這其中男女有別似乎是不容否認的現象，所以因應這個現實（reality），如何進行相關教學，瑞典的經驗是值得深思或考慮採納的。

反觀國內傳統性教育每當提及色情，永遠不變的就是一套要避免接觸色情品、會污染健康心靈的論調，根據張老師月刊針對台灣社會最新的調查<sup>12</sup>發現：「有 93% 的青少年看過 A 片」，如果這是一項

---

12 見《自由時報》，民國 90 年 7 月 13 日第 8 頁的報導。

既存的社會現實，如何能不正視並在性教育教學之中作具體的回應？！背離社會現實的宣稱要成就出有效的性教育，事實上是有困難的。舉例來說，研究者在性花村網站的「性教育館」部分發現到兩則相關的文字，專家閔肖蔓回應一則「如何防止青少年看A片」的疑問時如此解析：

這是目前本基金會專線最常接到家長發問的問題，大多數家長擔心孩子看到不良色情影片，不但會耽誤功課，還會有性犯罪的動機；但如果嚴厲阻止，又怕孩子陽奉陰違，難免會犯下不可挽救的錯誤。筆者建議為人父母應和孩子單獨地談論這件事（不要有其他兄弟姊妹在場），並且以溫和理性的態度進行溝通，步驟如下：一、和孩子表示父母願意傾聽他的看法與想法，找出孩子看A片的原因。二、告訴他們父母的想法，溝通時必須堅守的原則：1.看A片雖然不是什麼滔天大錯，但它也不是件值得鼓勵的行為。2.談話時，要針對看A片這件事進行溝通，千萬不要加入其他事情，如學業成績等項目，不但會引起孩子反感，可能也會有扯離話題，發生爭吵的危險。3.趁機稱讚孩子的其他優點及嗜好，如負責、聽話…等，可以強化孩子改變行為的決心！4.可以提議孩子一些取代看A片的娛樂方式，如打籃球、棒球、游泳、下棋、看電影…等休閒活動，再一次提醒，千萬不要提到用功唸書等相關事項。三、詢問孩子改變的意願，然後雙方達成共識。最後請注意，言教不如身教，意即家中環境盡量沒有讓孩子看到A片的機會（如色情頻道鎖碼或不裝第四台），若孩子在時，父母其中一人最好也跟隨在家，同時也鼓勵孩子發展一些良好安全的嗜好，相信假以時日，孩子看A片的習慣將會改善！<sup>13</sup>

13 此段話出自以下網址 <http://www.sexed.org.edu/home/answer.asp?article=>

這其中的文字敘述一再強調要父母不要提到「用功讀書」，教人不禁質疑到：看 A 片與用功唸書一定是相斥的嗎？學業成績與看 A 片有何相關？又如果當今在社會上事業有成的中堅分子可以看 A 片，為何青少年不能看？！另一則文字則是標題為「教室變成色情實驗室」的文字，回應要如何因應「色情錄影帶充斥，連小學生都不能免受其害」的情形，導正同學之間流傳著許多似是而非的性觀念？同一專家閔肖蔓回應到：

筆者認為，針對學齡兒童，這類問題不應該做正面詳細的回答，因為告訴兒童詳盡的答案只會讓他們更想一睹禁忌事物的廬山真面目，所以筆者建議從形式問題的來源下手，詢問兒童如何知道 A 片中女主角會尖叫這件事，同時採用理情治療和價值澄清的方式進行輔導：1. 詢問兒童：為什麼會想知道這件事情？這件事困擾你的地方在哪裡？是不是因為別人知道，你卻不知道而覺得難過？2. 詢問兒童：是不是只要同學知道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是不是沒有人會喜歡你？如果不會，那你為什麼因為同學知道某件事而你不知道而難過？3. 詢問兒童：覺得看 A 片的人是怎麼樣一個人？別人（父母、老師、同學）是如何看待一個會看 A 片的小朋友？自己想不想成為這樣子的人？如果不想成為這樣的人，那該怎麼做？經過輔導以後，學齡兒童比較能夠了解如何去因應同儕團體壓力與面對看 A 片這件事，並能做較好的處理及反應，相關機構輔導者、學校老師、家長不妨一試。<sup>14</sup>

---

如何防止青少年看 A 片，強調黑體是本文作者所外加的。

14 此段話出自 <http://www.sexed.org.edu//home/answer.asp?article=教室變成色情實驗室>，強調黑體是本文作者所外加的。



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段論述是用同儕壓力來解釋對於校園內色情品流傳的問題，開導的目標仍然是說要遠離色情，而非建議趁機作性別平權教育的觀念澄清，事實上性剝削、性客體化或物化、媒體再現操弄等問題是可以發展一些教學策略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來教導了。傳統性教育強調要遠離色情品由來已久，但是片面呼籲難收實效。色情品當然有它的問題存在，例如以男性為中心的觀看視角與快感營建、再製強暴迷思以及操弄與物化人體等，但是要人們或青少年以道德自制力去擺脫同儕次文化、去避免色情品，也是不切實際，所以這一方面，或許我們仍可借鏡瑞典經驗：

在今日社會中，色情的影響力已不可小覷，因此指出「色情並非現實」是很重要的。色情是夢想與幻想的世界，匿名的性愛、不存在的色慾、<sup>15</sup> 以及靠電影技術才做得出來的神勇，都是色情的烏托邦。（劉慧君譯，1998: 172）

要將色情納入性教育的內容之中，不是如駝鳥般的逃避現實，不在正式課程之中作積極回應。

不過，也不只是有瑞典經驗可供借鏡而已，例如筆者就另外發現有一本也是探討學校性教育實施的專書 *Doing Sex Education* (Trudell, 1993)，透過質性研究的取向，將美國的學校性教育如何將性化約成正式課程與評量等級，這其中矛盾複雜的過程，仔細生動的描述出來，而其中的性別政治意涵更值得我們正視。為何我們會覺得透過學

---

15 此處因為作者沒能有機會讀到與讀懂瑞典語原文，筆者不確定此處所說的「不存在的色慾」是否為恰當的翻譯，或許可以將之理解為是為了表演或交易所呈現出來的「虛構色慾」，而非性主體之真實色慾。

校性教育的實施，可以解決或改善青少年未婚懷孕或愛滋病流行等「社會」問題？是什麼樣的預設在支撐或導引？諸如此類的提問，是台灣性教育的論述的建構者與實施者都尚未開始蘊生的問題意識，更遑論深探了。

台灣以量化取向所作的性教育調查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sup>16</sup>呈現出來大不相同的內容與興味，建構出來的性教育知識庫，所引申出來的教育意涵當然也有所不同！這其中的「差異」，值得深入檢視。也就是說，當本土生產出來的性教育研究，一直在追問：學生的性態度（現況）是什麼？性教育需求是什麼？性教育介入效果是什麼？這些研究成果是否已經建構了一種霸權意識型態，讓人一想到性教育，就只能在如此的問題框架之中去認識性與實踐性教育？而這些研究成果是否反映在相關的課程編輯或教學實踐之中？瞭解了現況與需求、探討了介入效果，然後呢？繼續生產下一篇研究——從幼稚園、國小學生、國中學生、高中職學生、到大專院校的學生，從學生的需求到教師與家長的實施性教育需求，從資優生、智障生與普通生，從原住民學生到漢人學生，從台北市某區至屏東或離島地區。筆者不禁要問：這樣的研究，價值在哪裡？為了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研究，是否可以用同一套理論預設及研究設計，不以為疑或是不加深思的重複運用在不同的受試對象之上？回應到本節的「男女有別？」的主題，假若研究探討出來的結果是高中學生的性教育需求是男女有別，那麼就該再深入追索：男／女性所需要知道的性知識與性教育分別是什麼？這兩者之間需要有什麼不同？而為何要不同？這不同是否有何理論基礎？

---

16 根據楊佳羚（2002），台灣的性教育文獻，以「性知識、性態度」之研究為最大宗。其中又以性教育「現況調查」以及「介入效果」佔極高比例。

或是可以推論出什麼教育實施上的施行原則？目前這一套兩本的《金色年華》，只讓我們看到封面顏色之差別，顏色從紅到藍，但內文一字不差，這不知道是什麼理念引導出來的性教育實踐？

## 五、性教育，身體的位置／意義在哪裡？

最近，我們也可以留意到台灣推行兩性平等教育的一個相關的現象，有些國中施行衛生教育或是兩性教育之時，將女生集合起來教導穿內衣的技術或藝術，當然也是和廠商配合，其中要留意去思索的是：關於女體建構的性別意識型態如何在其中傳遞或是複製？學生在這一個學習過程之中是更了解親近了自己的身體？還是努力迎合社會對美以及對女體的期望，迫使女人彼此以胸部大小來和其他女人或媒體上的美（女）人形象競艷？台灣的性教育，從以前的衛生棉到現今的胸罩，相關的教學設計或策略似乎不夠多樣，都是取巧以和廠商合作的方式來進行集中教學，已經累積了為數不少的實證研究，卻對教學實務無（新）計可施？這其中的問題，也許便是出在研究的知識論預設之上，衛教或醫療體系的性教育研究者也許未曾思索過在他們的研究之中，身體的位置／意義在哪裡？是研究的主體還是客體？關於前述的胸罩（部）教學，其實可以參考使用相關的著作在將之轉化成教學素材或活動，舉例來說，台灣的市面上已經有一本中譯書籍《胸部》（林瑞霖、劉娟君譯，2000）問世，其中的女體經驗之捕捉，深刻且有啟發性；另一本中譯書籍《乳房的歷史》（何穎怡譯，2000a），讓人知曉不同歷史文化與社會對乳房與性生理的建構，其實都可以開發為或是將之改編成一種性教育的教材。另外有一本書，《陰道獨語》（陳蒼多譯，2000），用比較文學性的書寫方式，將大

家不敢直接談論的女性性器官作明白的呈現，不同於解剖學的分析方式，讓人藉由他人的經驗分享或各種聯想，親近自己的身體，可不可以是一種性教育的方式？

台灣的性侵害防治教育施行數年以來，漸漸「保護自己」已經成為一種相關教學必備之常識了，但是有心的教育觀察者已經開始留意到其中的一個問題：教小朋友或青少年要保護自己，但同時失去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問路不回應，對於陌生人冷漠或逃避，這是我們要的嗎？這可以跟前述美國學者 M. Fine (1993) 的看法作呼應，美國既有的性教育論述有一類將男人建構為加害者，女人建構為受害者，這是有問題的性教育。異化的身體經驗可以用多種面貌呈現出來：例如女性會視身體是遭來外力侵害的來源、視異性身體為洪水猛獸，忽略了自己身體的能動性與自身原為慾望主體的事實、忽略了性原本是可以讓人表達自我、探索人生與追求快樂的美好活動。瑞典的經驗也很類似：「將性和親密關係看成是個麻煩問題的危險是，青少年因此覺得那與他們無關。性的議題變成只在關心如何處理性病、懷孕的危險，或是性偏差的問題」（劉慧君譯，1998: 172）；蘇芊玲在一篇談論身體自主權的文章之中提到，「美好的性，可以為我們帶來喜悅，增進與他人的溝通，也是生命活力的來源；反之，不好的性，卻會對我們造成無窮的傷害」（1998: 485），我們的性侵害防治教育，會不會太過強調其中「不好的性」，而忽略了「美好的性」這一部分？

身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性教育是造就性別體制的一環，性別體制是社會（不平等）體系的一環；身體、性別與性教育三者原是交互建構與影響的，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自主（Mies, 1986）、身體自主；「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家，在這個家裡，我們需要感受到安全和鬆

弛。我們希望我們的身體屬於我們，成為一個我們能夠安享的家」（何穎怡譯，2000a: 133），但是「美貌的神話」<sup>17</sup>等相關的身體建構，讓女人無法在這個家裡感受到安全和鬆弛；而外在社會的性騷擾與性侵害，又讓女人護衛自身，永遠需要為「我們的身體屬於我們」而武裝自己或是直接上戰場。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借用 Magezis 的看法，來申論主／客體概念的相關教學，應該成為性教育的內涵。

把自己當成主體，由內去感受自己的身體，這代表一個女人試著滿足自己的愉悅慾求，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麼。她以內心感受去定義自己，感覺自己是個完整的人。

把自己當成客體，以外人的眼光觀看自己，這代表一個女人認為身體的存在是為了愉悅他人，她或許關心別的女人如何看她，但她的主要關切還是男人。這樣的女人可能認為身體只是各部位的組合。目的是為了展示於眾。

乍看之下，我似乎認為女人是自己為主體或客體，兩者之間涇渭分明。事實上對許多女人而言，兩極之間存有許多灰色變異。明白了客體／主體的差異，有助於釐清我們的觀點與慾求，使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有更大的控制權。（何穎怡譯，2000b: 147-148）

傳統性教育將人的性與身體客體化，以專家或指導者的立場發展性教育的論述與實踐，但是其保守與制式的陳述，無法感動人心也無

---

17 相關論述可以參見同名中譯書籍《美貌的神話》（何修譯，Noami Wolf 原著，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法深入剖析。在性別的面向上，傳統性教育也開始漸漸地加入了性別成分於其論述之中，但仍然只是著眼於兩性如何相處互動與性別角色之扮演等表面問題，體制化的性別體系，包含社會制度設計與意識型態如何具體而微的在日常生活各層面運作並影響著個人的性與身體，才是更應去思索探究的重要問題，而主／客體觀念的省思，正可結合權力結構與個人能動性（agency）作辯證動態之思考。但是何謂性自主？什麼是性主體？因為既有的社會建制與結構性限制，會造成男性與女性之性自主與性主體營建有何差異？這又是一項重要的、深刻的提問，我們需要在這一方面多發展基礎研究並積極將之轉化成有效的教材。<sup>18</sup>

台灣性解放論者對於身體情慾解放的探討，希望能成就一種對性多元主體、多樣性偏好或獨特性癖（何春蕤，1994: 125-136；甯應斌，1997: 67-128）都能夠平等對待的性教育，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寄望一個可以呈現多元歧異的性觀點的教室」其實仍然只是在論述層次作「衝突辯論、民主操練」（何春蕤，1998: 69），就如顧燕翎（1999: 295）所解析的：情慾主體的主觀認知並無法取代受害客體的社會處境。忽略了女性身體仍然決定著我們的社會性別，以及在性別階層中的位置，不管妳有任何性偏好或獨特性癖，如何享受和構造情慾，都無法避免成為男性慾望受害者的共同潛在客體。所以，由此觀之，台灣性解放論者所發展的性教育論述，似乎也有把身體抽離社會現實與時空脈絡的缺失。

女性主義者著眼於女人的身體，發展出來的有關身體與性的論

---

18 蘇芊玲（2001）的文章，其中的關於「約會強暴」主題教學的嘗試：「性行為 1 到 10」、「1 到 10 個不同女性」便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可以參考。

述，如果滲透入性教育之中，會引起什麼「質變」？這是筆者持續關心的議題。Stromquist (1997: 542) 曾經討論到性教育課程太過重視解剖學與生理的特徵，以致忽略了性慾特質的社會動態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exuality)，<sup>19</sup> 而偏偏這些社會動態常常是對女性造成負面影響；性教育課程若未能在具體的社會脈絡之中討論性慾特質的問題，則只會強化既有的性別意識型態，因此她主張性教育的內涵應包括針對陽剛與陰柔特質的概念形塑，甚至是及早在關於性慾特質的態度和行為方面改變方面多下工夫。據此，筆者主張：當社會結構充斥著性別不平等的意識型態之時，性教育的內容實不能假裝「政治中立」的與女性主義思想或主張劃清界線。

針對以上的論述，一定有人會反應說「那男人呢？男人的身體呢？男人的主客體位置呢？」這時，筆者以為女性主義的貢獻所在就在這兒顯現出來，從女性經驗出發，創見出新的言論，而讓人思索男性經驗也該重新檢討，這當然是當務之急，卻並非只有女性主義要去擔負這一項當然職責，其實是大家都要起而反思並付諸行動以成就「解放自身」的目標。女性主義者主張我們要對自己的身體有更大的控制權，男人要面對的議題則可能並不相同，但是論述是絕對需要去持續發展的。

總之，台灣既有的「性教育」需要重新概念化，需要重構其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內涵，性別平權議題如果能是一項念茲在茲的關懷，而先從正視身體的意義、主體的感受以及檢視社會對身體的建構和其

---

19 Trudell (1993) 曾經區分出 sex education 與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差別，認為前者較為重視生理解剖學，而後者則較能兼顧人際關係、性態度、性感受與性行為等。但是筆者個人認為 Trudell 對於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定義欠缺權力分析的觀點，Stromquist 的論點較值得採用。

中的權力運作等議題的探討起步，將可以提供性別平權的性教育有好的開展基礎，而性教育的實踐也就還有相當多樣的可能性可以去開展。另外，相關經驗研究需要突破既有的典範，加強多元文化或女性主義的觀點，以更多樣的研究取向來探究並累積更多關於性主體、性別結構與價值衝突與經驗協商的研究成果，才能在相關的性教育課程發展、教學策略與師資培育開出一條新路。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聯絡住址：高雄市苓雅區 802 和平一路 116 號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

email: meiyou@nknucc.nknu.edu.tw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刁筱華譯(1998)《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R. Miles 原著)。
- 卡維波、何春蕙(1990)《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台北：方智。
- 何春蕙(1994)〈獨特性癖——性解放的教育〉，《豪爽女人》，125-136。台北：皇冠。
- 何春蕙(1998)《性／別校園》。台北：元尊。
- 何春蕙編(2000)《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麥田。
- 何春蕙、甯應斌(1997)〈邁向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性／別教育〉，論文發表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 何修譯(1992)《美貌的神話》。台北：自立晚報出版。(N. Wolf 原著)。
- 何穎怡譯(2000a)《乳房的歷史》。台北：先覺。(M. Yalom 原著)。
- 何穎怡譯(2000b)《女性研究自學讀本》。台北：女書。(J. Magezis 原著)。
- 吳嘉苓(2000)〈從月經談起〉，《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0: 104-107。
- 林芳玫(1999)《色情研究》。台北：女書。
- 林燕卿(1989)《高中性教育教材》。台北：行政院衛生署編製。
- 林燕卿(1998)《校園兩性關係》。台北：幼獅。
- 林燕卿(2000)〈兩性教育教材教法〉，《國民中學「兩性平等教育」專刊》，3-8。台南：台南市立崇明國中編印。
- 林燕卿、林進財編(2000)《高中職性教育手冊—金色年華(試刊版)》。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 林瑞霖、劉娟君譯(2000)《胸部》。台北：輕舟。(M. Spadola 原著)。

- 晏涵文編(2000)《魔法青春變變變》。台北：美國安泰人壽。
- 晏涵文、林燕卿(1991)《國中中性教育教材(學生手冊)》。台北：衛生署。
- 陳皎眉(1996)〈青春期的兩性關係〉，《兩性關係》，183-206。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陳俊志(2001)〈靜謐的午餐與遙遠的命案〉，《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5: 85-88。
- 陳綠蓉、龔淑薰編著(1997)《青少年的sex疑惑Q&A》。台北：心理。
- 陳蒼多譯(2000)《陰道獨語》。台北：新雨。(E. Ensler原著)。
- 張珏(1999)〈性教育／兩性教育／性別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 17-23。
- 游美惠(1999)〈性／別平權教育與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兩性平等教育季刊》，7: 32-51。
- 游美惠(2000a)〈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8: 5-42。
- 游美惠(2000b)《性別意識的啟發與反性騷擾教育：小學性別平權教育的行動研究(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 89-2413-H-026-007。
- 游美惠(2001a)〈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多元文化教育》，13-55。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游美惠(2001b)〈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多元文化教育》，57-84。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馮建三譯(1995)《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台北：遠流。(David Morley原著)。
- 楊佳羚(2002)《國中中性教育的人類學初探》。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甯應斌、何春蕙(2000)〈邁向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性／別教育〉，《從酷兒空間

- 到教育空間》，373-398。台北：麥田。
- 甯應斌(1997)〈獨特性癖與社會建構：邁向一個性解放的新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 67-127。
- 畢恆達(2000)〈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養成過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 44-47。
- 劉仲冬(1998)《女性醫療社會學》。台北：女書。
- 劉慧君譯(1998)《可以真實感受的愛(瑞典性教育教師手冊)》。台北：女書。(Erik Centerwall 原編著)。
- 謝小芬、王秀雲(1994)〈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之性別意識型態分析〉，論文發表於「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主辦。
- 蕭敬明(2000)〈憶「玫瑰少年」——葉永鋕〉，《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 91-94。
- 蘇芊玲(1998)〈我的身體和我自己〉，吳嘉麗等編《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471-496。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蘇芊玲(2001)〈教什麼？怎麼教？——通識課程「性別文化研究」的內涵與教學〉，論文發表於「性別、心理與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展科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學會主辦。
- 顧燕翎(1999)〈當代台灣婦運的情慾論述〉，《女性主義經典》，287-295。台北：女書。

## 英文部分

- Andermahr, S., Lovell, T. and Wolkowitz, C. (1997) *A concise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rnold.
- Andersen, M. L. (1993) *Thinking about wome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ex and*

- gende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Buckley, T. and Gottlieb, A. (1988) *Blood mag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ll, R. W. (1996) Teaching the boys: New research on masculinity, and gender strategies for school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8(2): 206-238.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Epstein, D. and Johnson, R. (1998) *Schooling sexualities*.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Fine, M. (1993) Sexuality, schooling, and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issing discourse of desire. In L. Weis and M. Fine (Eds.), *Beyond silence voices* (pp.75-100). Albany, NY.: SUNY.
- Gravelle, K. and Gravelle, J. (1996) *The period book*. London: Piatkus.
- Kitzinger, C.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esbia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 Mies, M.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Highlands,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 Stromquist, N. P. (1997)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L. Saha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539-544). Oxford,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 Trudell, B. N. (1993) *Doing sex educ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Van Dijk, T.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2): 249-283.
- West, C. and Zimmerman, D. H. (1991) Doing gender. In J. Lorber and S. A. Farrell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pp.13-37).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Body, Gender and Sex Education: Feminist Perspectives

*Mei-Hui Yo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aiwan's sex education discourses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to demonstrate the gender ideology and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discourses,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sex education discourses developed by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hygiene education professors. On the other hand, contrasting the hegemonic sex education discourse with the sexuality education discourse develop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author also demonstrates both of these two set of discourses lacking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Beginning by pointing out the homophobia complex in the hegemonic discourses of sex educ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ocial/cultural structural constraints should be dealt with more rigidity in the works. Then, an examination focused on "multicultural concerns" is present in the paper. Finall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olitics of gender differences and emphasizes the issues of "to divide/ combine or not"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practically and seriously.

After analyzing the two oppositional discours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the more gender-egalitarian sexuality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discourses as well as education practices.

**Key words:** sex education, sexuality educ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homophobia, multicultural education